

青少年课外知识精选

世界经典科幻小说全集

(第四卷)

寒天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少年课外知识精选/寒天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

ISBN 7-204-04309-7

I. 青… II. 寒… III. 课外读物 IV. 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558 号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街 82 号 010010)

责任编辑: 杨 明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书号: ISBN 7-204-04309-7/K · 110

定价: 980.00 元

目 录

借尸还魂	4
星际战争	11
火星人的降临	11
人类的浩劫	14
劫后余生	17
太空人遇险记	20
较量	28
灾难的星球	48
海豚之谜	95
过去 · 现在 · 未来	113
山姆 · 沃德	136
同情电路	158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170
马尔珂漫游奇城记	274
邪恶的视线	280

借尸还魂

灾祸总是不期而降。人们惊慌失措地奔跑，警察匆匆赶来... 这些家伙！他们总是马后炮。

然而，您干吗上街呢？呆在家里多好，仔细地锁上门，坐下，打开面前的电视。好了，自家的小天地多舒服，又多安全！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现在同电视一刻也不分离。电脑之类设备已成为居家必备工具和谋生之道。上班就在家里。学习、做买卖、娱乐活动... 一切都可借助显示屏。当然，出门总还难免：总需要采购什么东西吧。可是，有谁能保证厄运就不会在您上街时恰恰光顾您呢？为此，一种新的行业应运而生：跑腿差使，他们专为躲在家庭小天地的市民承办杂事。本故事中的一位角色就是干这项活的。作为守门人，他在阿拉丁公寓G__4楼工作，整天忙碌于两重世界：一重是公寓内部，电子系统时刻监视着他的任何举止，另一重就是格罗里亚街了。入夜，从20时起，这条街便是穷人、妓女、盗贼的洞天福地。

我们说不上这位守门人有多大岁数。他是混血裔，面无表情，会操3种语言，他口音很重，但没有人知道这究竟属于何地的口音。他孑然一身。对于房客们的任何秘密，哪怕最隐私之处，他都了如指掌，所幸口风甚紧。他名叫让·西蒙。这位表面上不起眼的家伙不久就会大难临头，但眼下他还蒙在鼓里。

让·西蒙独自在工作电梯里，思忖顾客会托他办什么事。

请他干活的房客叫雅各布·米罗。这名退休技师，虽然年仅40岁，然而却是皮肤皱得厉害，再加上一部花白胡须，看

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他身患重病，恶性脑瘤正在无情地吞噬他的肌体。疾病使他产生难以摆脱的幻觉，一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强烈愿望，使他现以的一切行为都同求生有关。

某些房客揣测，他的病因可能同接收太过量的脑电视活动讯号有关，脑电视属于最新一代电视，它的操作直接受人脑思维活动控制。事实上，米罗确实曾是一位脑电视迷。他设计过脑电视的接收系统；而且，在退休前不久，他还直接参与了一种革命性脑电视的研制。新电视似乎具有将什么东西转移到显示屏上的能力，他曾经隐隐约约地向西蒙透露过一些。可是，现在的脑瘤使他神志恍惚。他常常不是弄错事实，就是搞错时间，疾病导致他产生许多新念头，并用想象延长他行将终止的生命旅程。

西蒙现在来到米罗的套间前，用力推开沉重的金属门。一股腐臭迎面扑来，夹杂着电子仪器工作时的热烘烘气息。客房里仅有的一张沙发椅。沙发椅对面是一架大电视屏幕，与之连接着的是按钮、荧光显示板、闪光指示灯之类的设备。这就是米罗亲自设计的脑电视，一个神秘的怪物，他对此十分自豪。

随着他脑瘤加剧，脑电视更紧张地工作着，沙发椅上露出一个金属球体，各种彩色导线将它同另一些复杂的仪器连接一起。

金属球体其实是个头盔，戴上它即可进入脑电视世界。西蒙向电视屏幕不经意地瞥了一眼，不禁大吃一惊，屏幕上正在显现他本人的形象，一个惊愕失色、魂不附体的电视西蒙，双眼紧张地盯着真西蒙。

西蒙慌张不安，急忙用眼角扫视四周，寻找到监视仪。终于，他在一堆仪器中间发现摄像镜头正对着自己。他向两边躲闪，但镜头即刻自动跟踪，仿佛能感知到他的害怕。

“别紧张，”从脑电视里传来米罗的声音，鼻音很重。西

蒙怯生生地趋前，希望得到一个宽慰的说明。但他只看到一个金属球，一种新的头盔，它的一半敞开，里面满是密密麻麻的元件。头盔罩在米罗头上，齐刷刷地直到脖根。

西蒙寻思米罗为何使用这个球意儿。是为了遮掩已经扩展到外部的脑瘤，还是正在用脑袋探测电子世界，就像鸵鸟将头伸进沙堆一般？这一时刻他不安极了，恐惧与好奇心交织在一起。西蒙发现，金属脑袋似乎在指挥奄奄一息的米罗控制身躯。过一会儿，从金属脑袋——更确实地说从脑电视中，又响起了米罗有气无力的声音：“我会向你解释这一切的。”他说。屏幕上西蒙的形象越发慌张。真西蒙见了脸色更加苍白。

“请您快说，”守门人结结巴巴，竭力想镇定下来，“我没有时间在电视前浪费。”“我也同样”米罗接着说。“我正在死去，现在靠这个设备看、听和说话，或许不要多久，它就能够不依赖我而自行表达。”西蒙双睛紧盯着屏幕。他发现，屏幕中的自己也在凝视他的一举一动。这使他多少有了点勇气。不然他早就扭身逃了。

不知不觉地，他对着屏幕发怔，就像在接受暗示疗法。此刻，与其说他在倾听米罗的解释，不如说他更注意眼前的事实。脑电脑专家称他的感官正在消失，但他设计的仪器能取代感官功能：不用多久，他的灵魂也许转移到屏幕上。他将存在于复杂的电子线路中，躯体则自行分解。

“我需要你的协作，”发明家继续说，同时放大音量。“我订购了一些电子元件，数量不多，但缺一不可，我请你务必将它们找来，越早越好。”这些供试验用的元件有的还在发明家的从前的同事手中，弄到手并非易事。西蒙开始同房客讨价还价，这耗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一般地说，托办的事愈急。佣金也愈高。然而米罗缺乏支付手段：他用什么作酬金呢？或许可以用未来财富的一部分酬谢西蒙，但这至少要等到脑电视进

入商品市场之后..趁谈话之便,西蒙更仔细地端详垂死者的状态。他发现,米罗的皮肤遍布鳞屑,肢体骨瘦如柴,胸部凹陷,似乎已一处无存。他是否已经死掉了?好奇心驱使西蒙将右手伸向沙发椅背,紧挨米罗的肩膀。刹那间,摄像头下陡地伸出一支自动武器,枪口瞄准守门人。

“快退下去,别碰我!”脑电视中的米罗吼起来。“要是你接受,我预付一万美元;不接受就休想活命。”西蒙当然接受了。不过,命运已将他置身于一座大金矿的矿脉上,这笔数目怎能使他满足呢?他又一次趋前,用身体作掩护,左手捏住米罗的肩膀使劲往后拽。这次米罗没有反应。

西蒙走出套间,房门随即砰地关上。他胸有成竹,已经有了将宝贵的生命延续器弄到手的计划。

现在只剩下等,等到他彻底死去..在接下去一周里,我们的守门人继续操持旧业:为寡妇、退休者、老弱病残者捎买东西,办些杂事等等,这些人孤苦伶仃地苦守时日,对一切都怕得要命,唯有电视和..西蒙是例外。

他们视西蒙为心腹知交。西蒙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友谊的价值,因而不时地抬高索价:没一位房客敢冒失去他的危险而去揭发他。然而,这毕竟属于零敲碎打,进项有限。他有时不得不借助“越轨”的花样。譬如,假定有一位独身房客(必须没有亲戚牵扯)无力支付酬金,西蒙就设法将他的人生保险转到自己名下。以后,再送上“贵重的药物”,确切地说假药——当然是无毒的——接下去就静静地等待咽气时刻的来临,这次,他继承的将是不寻常的仪器,专家们想检查恐怕也没有那么方便。

他要做的事情最简单不过:切断电源、电话,停止供水,再耐心等上10来天,西蒙确信米罗受不了这种打击。在上星期,他给病人送去了5天的冷冻食物,是按每天进食两餐计算

的。当然，每餐的量也控制得很少。

“一餐归我，一餐归肿瘤。”米罗呻吟着，带着一丝苦笑。

他现在视疾病为活体，仿佛脑瘤是贪婪的寄生虫，以他为生。

“肿瘤恶变侵害了他的理智。”西蒙寻思着。“他跟晚期肿瘤病人精神错乱的情况一样，必死无疑。”这一时刻终于来临。现在，该吩咐433号房间的吉塔姑娘行动了。她是一位弱智者，身材娇小，挤进死者的套间不成问题。

铝质通风管道又窄又暗，吉塔在里面吃力地扭动身体，手肘和膝盖全都擦破了，遇上弯道简直要把人折成两半。她屏住气，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多爬一寸，多一分希望。终于，前面转来一股腐臭气味，713套间已经不远。她爬近管口，往房里一瞧，主人似乎在熟睡，头套在一个金属球壳中。现在，她只要下去把门打开，就大功告成。雨米魔药就会到手，雨米姑娘是电视中的外星人，她的魔药神通广大。西蒙说过搞到魔药并不难，只要她打开713套间的房门就行。

“你千万别弄醒他，赶紧打开门就行。”吉塔小声重复西蒙的叮咛，唯恐忘记。要知道，雨米魔药能使人变聪明（她多想得到火星人带来的这种宝贝呀！）然而若出错，就一切都完了。刚才爬的时候她险些弄错方向——幸好那股气味提醒了她。

她推开通风管口的栅栏。现在看得很清楚：米罗先生软沓沓地陷在沙发中，那个古怪的金属球十分注目。“真奇怪，米罗先生怎么这样睡法。”吉塔既未想过、也猜不出其中的缘故——她的智力不足以理解神秘的事物，再说，神秘的事物对她来说全都无所谓。她一心向往的是雨米魔药。房间里东一堆西一摊地满是仪器，她钻出通风管，顺势跌入房门。

“千万不要弄醒先生。”她一面告诫自己，一面傻笑，一

面又偏偏用足尖去碰了他。“赶紧打开门”，她正要迈步，蓦地看到电视屏幕上出现自己的形象。

这是位瘦小干瘪的姑娘，动作滞呆，脸色苍白，甚至有些腊黄，她的连衣裙像抹布似的挂在身上，好几处都露出口子。

她的表情沮丧极了，像一个刚挨过揍了孩子，电视中的吉塔冲着真吉塔微笑，真吉塔暗淡发灰的大眼睛突然闪现一丝光芒：“你好，我不知道，呃，你是怎么..进入电视的？”吉塔发问，瞪着一双大眼睛。“你有没有见过雨米——火星人雨米姑娘？她会使我变聪明..”电视屏幕上吉塔微微一笑，充满自信，仿佛一切皆知。

“那当然罗”，电视吉塔答道。“我同电视中的所有女英雄有来往。你想不想结识她们，你自己？”“噢，那还用问！我想使自己变聪明。要是我像雨米姑娘或者像你那样聪明该多好！”“这太容易了。”电视吉塔笑眯眯地说。“你只要将沙发椅上的头盔往自己头上一戴就行了。”“我不知道该不该这样做..西蒙说过别弄醒先生。我要去开门了。”“你说让·西蒙？我太了解他了。”电视吉塔狡黠地一笑。

“他不想让你进入电视，因为这样你会变得比他聪明。”“去戴头盔吧，”电视吉塔怂恿着，口气故意装得很轻松。“戴好后再去开门，让他吓一跳。”“电视吉塔调皮的语气把真吉塔逗乐了。真吉塔本来就是乐天派，对什么都嘻嘻哈哈。电视吉塔成功地使她相信：躺在沙发椅上的主人头部受了伤，而头部受伤的人熟睡时是不容易醒过来的。

她上前捧起头盔，立即不由自主地往后惊退一步，躺在沙发上的主人早死了..当她还在发呆时，电视吉塔在屏幕上不断为她打气。真吉塔的眼睛顿时像中邪似地闪光，嘴巴张得好大；满怀对幸福的憧憬，她刷地一下子将头盔扣在脑袋上..一团浓雾包围了吉塔姑娘，浓雾中电火花劈劈拍拍。头盔中似

乎出现一种新物质，正在竭力往吉塔的大脑中钻。这，恐怕就是智慧吧..让·西蒙冲进套间，他没有看到吉塔那诡谲的眼神。他的注意力全被电视屏幕吸引过去：屏幕上忽闪忽闪地不断滚动着波纹。

“我怎么没有料到他有备用电源呢。”他埋怨自己，一边小心翼翼地朝尸体走去。

头盔已经被吉塔重新扣在主人头上。西蒙探身去取头盔，但头盔纹丝不动，同尸体紧紧地连在一起。西蒙感到有一种力量在抵抗。似乎脑瘤是活在肌体，踞缩在保护壳内拽着不松手。守门人发了狠，他使劲拔头盔，没有注意到吉塔异乎寻常的举动。

前弱智姑娘掂着脚尖冲到小厨房，打开柜门，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尖刀。动作麻利而准确。她旋即退身回房，握着尖刀藏在身后，悄悄地走到守门人的背后。

西蒙憋足全身力气在拔头盔。头盔突然松开，他仰天跌跤，但双手紧抓头盔不放，说时迟那时快，吉塔抢步上前，将尖刀狠狠地扎向他的脖根。一直扎到刀柄。接着她抽出刀，对着抽搐的肌肉再扎两下，熟练地将颈动脉割断。

在头已几乎脱落的米罗身旁。现在躺着守门人的尸体。鲜血汨汨地从他的脖根流出。留在颈上的刀微微颤动。吉塔似乎有点害怕，她揿了一下按钮，电视立即关闭。

在这位前弱智姑娘的大脑中，雅各布·米罗的意识正在努力适应新形势。从前，他曾从储存在电路中的吉塔身上学习她的表现特点，而现在他则是在真吉塔身上施展身手了。他感到局促：弱智姑娘的智商太低，他无法放手大干。另一方面，弱智姑娘又比他从前的躯壳不知要好多少倍，再说真吉塔也比电路中的吉塔远为好客热情。米罗不久就发现新吉塔种种优点，他尤其对四肢活动伸展自如感到新鲜：简直使他洋洋自得

哩。

雅各布决心重新造成吉塔，他现在不愁没有时间，也不担心所需要的元件是否能搞到。他要努力改进发明，提高转世效率，不过，经常有一些古怪的念头——来自弱智姑娘的想法——冒出来干扰他的思路，这使他颇为烦恼。

而弱智姑娘的意识，在经过一段混沌时期之后，很快就湮没在对雨米姑娘的无限崇敬和感激之中了。真的，是这位火星姑娘给了她聪明才智，她对此感激涕零。

从此以后，吉塔获得新的生命，电视生命前程似锦..

星际战争

火星入降临

在19 世纪最后几年里，谁也不会相信在我们对火星还十分陌生的情况下，火星入却以我们几乎梦想不到的智慧和器具在观测着地球，观察并研究着地球上的人们。

1894 年之初，许多天文台都观测到在地球表面被照亮的部分闪现一道强光。有人认为它可能是一尊巨大的炮弹发射出来的，是火星入从他们的星球上向我们发射的炮弹。我也倾向于这种说法。

6 年前，当火星接近于冲位的时候，拉维尔于午夜12 点发现自火星上进发出一团因巨大爆炸而产生的燃烧着的气体以极大的速度向地球移动过来。

第二天午夜12点时，我和著名天文学家奥吉尔维在同一望远镜里也发现，火星上有一道气体向我们的方向移来。连续十天的午夜都观测到同样的现象。这些现象使奥吉尔维对火星产生了兴趣。

接着，第一个流星之夜来临了。夜里，成百上千人看见大气层高处一道火光，几秒钟后亮光才消失。一般人都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流星，但奥吉尔维则不然。他于第二天一清早就爬起来去找昨夜流星的踪迹。黎明之后不久，他果然找到了。当他走近那个物体时，它巨大的体积和圆筒状外形使他大吃一惊。

突然，他发现圆筒状物外皮剥落，圆筒顶在旋转，圆筒里什么东西正在拧这个很象人工制造的圆筒的顶盖！“莫非里面有人？”奥吉尔维想。这念头一闪现，他转身就跑，一口气就跑到了沃金。在那里他把所见的一切告诉了伦敦新闻记者亨德森。

晚报的早版，以粗大的标题震惊了整个伦敦：“收到了来自火星的消息——沃金的惊人故事。”此外，奥吉尔维发给天文交换站的电报，也震惊了这三个王国的每一个天文台。

当天下午，坠落场的外貌改变了许多。当我赶到现场时，亨德森、奥吉尔维和皇家天文学会员斯登脱等都在那儿，几个工人手持鹤锄在斯登脱的号令下，正想开启圆筒。

终于，圆筒的一端被从内部拧出来了。过了很久，从圆筒里钻出一个巨大的、灰灰的圆形躯体。没想到火星人居是那种难以想象的怪貌，周围的人大吃一惊。“多么难看的野兽！我的天哪！多么难看的野兽！”我身边的人叹道。

突然，人群中爆发了毁灭性的光亮，看起来就好像是某种看不见的喷射撞到他身上之后爆发成的白色火焰。亮光一闪，一个人就栽倒而一动不动，而且，周围的所有可燃物都着

火了。

接着，这个人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人地死亡。匆忙中，我有幸免死，但眼前的一切使我极度恐惧。

我自己是怎样逃掉的，我一点也记不得了。回到家里，我把事情的经过讲给我妻子听。看着她的脸色，我知道她一定相当害怕了。

就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整整一组火星人都敲敲打打，不知疲劳也不睡觉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的那些机器上工作着。

约午夜过后的几秒钟，沃金的彻特西路的人群又看见一颗星星从天空落下来，这是第二个圆筒。

第二天即星期六这一天，我吃完早饭，即来到圆筒的降落地，只见许多士兵及指挥官已聚集在那里，讨论着袭击的问题。大约在傍晚6点左右，正当我和妻子坐在凉亭里谈论着将要降到我们头上的战争时，一阵阵激烈的爆炸声、射击声传来。我想，“战斗已经打响。”尚未等我多想时，只见一个骑兵驰马奔来。“情况怎么样？”我问道。他转过身看了看我，嚷嚷了几句话，大意是“从一个像盒子盖那样的东西里面爬出来啦。”人们惊慌地四处逃散，我也借了辆马车将妻子送到了莱泽尔海德我堂兄弟家里。

当我返回梅布利送还马车时，大约已经接近11点钟了。

突然，雷电交加，暴风雨夹着冰雹哗的下了起来。正当我专心赶路时，闪电中，我发现一个奇形怪状的三只脚的东西，比房子还要高，它正大踏步越过小松树林，在它走过的地方，小松树都被挤到一边去了。借着闪电，我清楚地看出，这是一种用闪闪发亮的金属制成的会走路的机器。在我神经紧张极了的时刻，又出现了第二个庞大的三脚物体。惊恐之中，我的马车也翻了，我爬起来后胆战心惊地回到了家。我的头脑里充满着那些大踏步前进的金属怪物和路上碰到的死尸，我浑身抖得

很厉害。

我换了衣服后上楼打开窗户，此时暴风雨已经过去。只见闪耀着亮光的远处，一些奇形怪状的庞大的黑色东西，在不停地来回活动着。看来它们忙得要命。我开始问自己：它们会是什么东西呢？难道它们是有智慧的机械装置？还是每一个东西中都坐一个火星人？想着想着，一阵轻松的嚓嚓声把我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惊醒过来。我连忙朝窗户下一看，只见一个士兵正跨过栅栏，弯着腰，轻轻地走着。看到这黑暗中竟还有另外一个人活着，我很是惊喜。我赶快把他接进我的屋里。

这士兵用了很长时间才安定下来。他告诉我：他所在的炮兵某部士兵及指挥官几乎都被从火星里出来的怪物消灭了。他是从壕沟里爬出来的。那些怪物用一个类似手臂的东西拿着一个复杂的金属盒子发射出的一种热线扫荡人和物体。热线一碰人和物体，人体、物体就熊熊燃烧..

人类的浩劫

这时，天已渐渐明亮，透过晨曦，我看见远处的房舍已成一片废墟。

我和士兵都认为不能在这里久留。他说他准备动身去伦敦，我的计划是立即回到莱泽尔海德。火星人的力量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决定带着妻子立刻离开这个国家。

当我来到威布利治时，只见到处一片混乱，炮兵们正在准备轰击火星人..战斗又开始了。突然炮声齐鸣，每个人都被困在那儿了。

当然，我也只好不再前行。没过多久，只见四个穿戴盔甲

的火星人的，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他们以一种旋转运动向前推进，就同飞鸟一样迅速。

突然，一声强大的爆炸震荡天空，原来一个火星人中弹了。片刻之后，它才摔倒在一边，并以巨大的力量栽倒在河里不见了。然而，没过多久，另外一些火星人都一齐赶向河边。

此刻，舍波尔顿的大炮无效了。这些火星星人用发射出的热线摧毁着周围的一切设施，四处浓烟翻滚。热线扫射以后，火星星人把他们同伴的残骸从河里捞出，退回到第二个圆筒降落的地方去了。

河面上升起被火星星人发射的热线激起的浓浓的水蒸气，我的全身都烫伤了。我隐约发现，火星星人在走来走去，把第二个和第三个圆筒——第二个圆筒在阿德尔斯通高尔夫沙地，而第三个圆筒在匹尔福特——里的所有东西都运向第一个圆筒即豪塞尔公共用地的那个原来的沙坑里去。一个火星星人站在外面，像是个哨兵，而其余的火星星人放下他们的那些巨大的战斗机械，都下到沙坑里去了。他们在那里努力工作到深夜，而且，从那里冒出来的浓绿烟柱，很远就可以看见。

我顺水而下，以后的事情就不清楚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身旁有一位副牧师。我全身都烫伤了，样子狼狈不堪。

“多么可怕呀！他们到达的突然性、可怕性和毁灭性，将会与一个世纪之前摧毁里斯本的那次地震相提并论。”我自言自语地说。

在副牧师的陪伴下，我们顺着小路向北边走去。我想到伦敦去。我估计火星星人也在向伦敦的方向移动，因朝伦敦方向我们已筑了工事。

可能因为供给火星星人使用热线进攻的原料供应有限，或者是因为他们不打算把伦敦附近的乡村都摧毁掉，在向伦敦进攻途中，火星星人使用了奇特的烟雾毒气弹，地面上凡有呼吸的生

物一吸入此种气体就窒息而死。因此，火星向伦敦进攻进行得很轻松很顺利。

这天，在伦敦，我弟弟从报纸上读到了总司令的电报：“火星能够用火箭放出大量的黑色而有毒的水汽烟雾。他们窒息了我们的炮兵，摧毁了里士满、亨斯敦和威姆伯尔敦，并且正在缓慢地向伦敦方向移动，摧毁沿途的一切东西。要阻止他们是不可能的。对那种黑色烟雾，没有任何防备方法，只有迅速逃避。”伦敦城内一片混乱，“火星来啦！”警察敲着门在大声喊叫。逃跑的人群恰似溪流迅速汇成一股急流，汹涌澎湃地涌入火车站，最后，这股迅速泛滥的社会洪流，横七竖八地四处奔流。

随着奔跑的人们，我弟弟因搭救了艾尔芬斯通夫人及她的小姑子而乘上了她俩逃离伦敦的马车。一路上可见无数已疲惫不堪的人们仍在拼命地逃着，各种各样的叫喊声中，老是听到这样一句话：“快跑！快跑！火星来啦！”很少人停下来，或从这一洪流中掉队。我弟弟他们三人一起驱车跑了一上午，艰苦的旅程使他们筋疲力竭了。后来他们乘上了一艘船前往奥斯坦德。

此时的伦敦，各条公路上都拥塞着狂乱的人群，在世界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一种共同迁移、共同受罪的人群。

如果说那些火星人的目的只是在于破坏，那么，他们在星期一就可以把伦敦的全部人口整个儿灭绝。然而，现在伦敦居民在向伦敦附近的各州慢慢地分散。看来，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剿灭。他们有条不紊地播散他们的那种有毒烟雾，一旦目的达到，他们再喷洒蒸汽把烟雾收起来；他们见到火药库就炸毁，见到电报机就砸毁，并把这儿那儿的铁路破坏掉。他们的目的是使敌手的锐气丧尽，并摧毁任何反抗。他们要把人类弄成残废。

我和那位副牧师一直潜伏在哈里福特的那间空屋子里，这使我们逃脱了那黑色烟雾之难。星期天一整夜和第二天一整天——就是大惊慌的那一天——我们都呆在那里，我们什么都没干，只是痛苦的静静等待。

副牧师在我的再三劝说下，同意向萨恩布利出发。当我们接近克幽的时候，突然，有一帮人跑过来了，而且在距我们不到100 码的地方的房顶上，隐隐约约地露出了火星人的战斗器械的上部。我们被这种危险吓呆了。

突然，两个火星人完全出现了，他们迈着大步追赶着刚才那帮人。仅迈出三大步，就追上了那些人，那些人在他们脚下向四面八方逃散。火星人没有用热线把那些人弄死，而是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拣起来，扔进了一个很大的金属容器中，这个鼓鼓的容器在火星人的身后，很象挂在肩膀上的篮子。

我这才感到，这些火星人除了想把被打败的人毁灭掉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目的。我们都吓坏了，呆立了一会儿之后，才逃到一条壕沟里。一直到天上的星星出来，我们都趴在沟里，连互相悄悄说话都不敢。

接近11 点钟时，我们来到希因的一家小别墅里。看来，希因这地方还没有遭到袭击，在这里，我们没有碰到一个死人。

劫后余生

约半夜时，天上出现一道耀眼的、鲜明的绿色闪光，接着是一种从未碰到过的大震动。按以往的体验，我知道这是又一个圆筒坠落了。

透过墙壁的裂缝，我们发现圆筒坠落处的房屋已成废墟。